

◆ 亲情故事

暖起来的油坛子

□ 王春植

“大侄女，还不谈对象吗？”看着三大爷那殷切的目光，我露出略显尴尬的笑。“那不是没合适的嘛，再说这种事也急不来。”回到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的老家，风尘仆仆的我在饭桌上终于还是迎来了“致命提问”，一瞬间，嘴里的大鸡腿就不香了。

春节期间，街里的菜市场人声鼎沸，叫卖声、砍价声、付款扫码声、剁肉声、汽车鸣笛声……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首春节交响曲。我裹着臃肿的羽绒服，紧紧跟在我妈身后，生怕一个不留意，就和妈妈走散了。

“妈，咱们这是要买啥呀？”只见我妈走过蔬菜区，略过干果炒货区，跳过冻品水产区，却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“买肉去，快点吧，昨天都和人定好了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妈头都没回地向前走着。等到了猪肉摊，眼看着摊主拿出了一袋子白花花猪板油递给我，我十分不解，家里连包饺子都不放肥肉，买这么多板油干啥？但我妈二话不说就扫码付款，带着我满意地离去。

“妈，买这么多板油要咋吃呢？”回到家，我终于忍不住发问。“给你‘动婚’。”“‘动婚’？”“你刘大爷说除夕抱着荤油坛子动一动，来年就能有好对象，他家闺女就是这么做的，可准了。”看着妈妈有条不紊地洗肉、切肉、熬猪油，直到屋子里飘满了肉香，妈妈搬出了家里“古董”般的荤油坛子，我都不能理解一向开明的她为啥会相信这个年俗。

曾经听老人们讲，早些年家里若是出现了适龄而未能婚配的子女，除夕的晚上就会让子女抱着荤油坛子在屋子里走动走动，意为“动荤”，与“动婚”同音，寓意着来年可以遇到携手一生的爱人。

终于到了除夕晚上，我坐在沙发上打开支付宝，欣赏着自己合成的五福，等着春节联欢晚会。我妈忽然神秘兮兮在厨房里搬出了一个笨重的坛子，兴奋地摆到我面前，“闺女，来，抱着在客厅转转，来年好找对象。”妈妈的眼里闪着光，带着几分期待。“啊，这……”我勉为其难地接过坛子，心里有说不明的情绪，又有一些害羞，但又莫名地想笑。

平日里妈妈从不催婚，哪怕有亲戚问，妈妈都会帮我挡过去，没想到并不是妈妈不着急，只是对我固执的保护。这年俗，不仅带着浓浓的年味，带着美好的寓意，更带着深深的爱意，想到这，我手里的荤油坛子仿佛都暖了起来。

“财神来敲我家门……”视频电话的铃声忽然传来，“你抱荤油坛子了吗？”对面的发小儿同样抱着一个深棕色的大坛子皱着眉头问我，看着视频两端捧腹大笑的妈妈们，我举起我的坛子，“哈哈，抱着呢，而且比你的还大。”



早春晨歌。

周文静摄

散文诗

把歌喉和脚步调到春天的弦上

□ 张少恩

现在，风已调转了头，它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打破僵局，唤醒希望的大地。

辽河上的冰雪已领悟到了，它们不再固执己见，而是积极地投身化人——漂浮的冰凌旋转、翻腾，激荡，脱胎换骨。涅槃的冰雪是春潮涌。

万物都在行动，融化的冰雪为我们示范。

跟着春风走，就没有错。把脚步和歌喉咙都调到春天的弦上，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要落实到大地上。让热血摩拳擦掌，脚跟如虎添翼。

丢下那冬日里贪恋的小酒杯吧；丢下操着手缩着脖子旧墙根，在耕种的日子里不能游手好闲，那样春风都会瞅不起。懒汉没有媳妇儿和步步高日子，结穗晚的庄稼只能喂老牛。谁不喜欢龙腾虎跃，精神头十足的人。生命动起来才美丽，飞起来才漂亮。你看那些小鸟已不是原来的歌喉和羽毛。

我们创造的双手在春天里也要欣欣向荣！

乡间人物

我们都在这变化的世界里

天空巨大的表盘走的是星辰的字儿。梦醒的辽河冰白、水蓝，明眸皓齿。一团团冰雪是天使于此纷纷跳伞。浩荡的绵羊冲出冬日的圈栏，奔向大海蔚蓝的牧场。

我在河边走，冰凌的速度比我快，且气势如虹。大地也跟着旋转、漂移，让你不由得想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。世界在演进、不断的重置，日月星辰在永恒的时空里洗牌。

我们都在这变化的世界里。最喜日日新又日新，而我们却不老。灵魂不是生命的铃铛，是茫茫海上的渔灯。是风是雨，是大地和天空美丽的秘密。必须有紧迫感，随四时而变化，血液与骨头都由春风度。

我大步流星，加快了脚步，暗示自己绝不能输给觉悟的冰雪。

春到辽河

辽河上的冰已解体了，彻底失去了对大河的约束力。冰，水为之，当然它要还于水。这是冰的诚信度。我的脸孔和身子都在回暖。

手，从衣兜里跑出来，抑制不住，对磅礴的冰凌鼓掌。现在可不是寒冬里的束手无策了——血液暖了，流畅了，就可以把世界和梦想抓在手上了！

凉爽的风让我的脑子如一泓清泉。这风最受我心灵的追捧——

春风得意；春风有为；春风可以大雅了；春风的才华脱颖而出而出了！

有人对着大河频频拍照；

有人沉默地抚栏，其实是遐想；

有人哼着小调，心中的花儿已嫣然盛放……

如同母亲的二嫂

□ 胡海舟

右舍都赞不绝口，夸奖二嫂“一进门，就对公公和弟弟这样的。这才像一户人家。家里没有女人，家就不是家”。他们结婚的第三天，二嫂和二哥去回门，经过街上，二嫂拿出她父母给她的私房钱去布店为我买了一块布料放在裁缝店，等到晚上回来，衣服已经做好。拿回家，二嫂帮我换上了新做的衣服。这是我第一次穿上崭新的衣裳，特别地高兴。

从此，家里就多了一位如同母亲一样善良的好嫂子。我不再饥一顿饱一顿，一日三餐都有热饭吃，衣服脏了二嫂就叫脱下来给她洗，破了马上就给补好，新做的布鞋一双又一双。二嫂收工回来常常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，每天都要很晚才睡觉。翌日又早早起来出工干活。我也开始过上了有人疼爱的日子。村里人见人夸，说我家二嫂娶了一位好妻子。

我早到了该入学的年龄，可父亲说：“读书没用，迟早都要回家干农活。”二嫂就劝说父亲：“现在社会越来越进步，没有知识，跟不上时代，别人看不起。让小弟弟去上学，我们来供他读书。”就这样，那年我插班直接上了三年级。

二哥在煤矿工作，很多时候不回家，家里的大番小事，全交给了二嫂。她为人妻，为人媳，为人嫂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二嫂日去后荡里干农活，中午回来，日头偏西，晚上人家都掌上灯了，二嫂方才扛了锄头从后巷口姗姗而来。为维持我们这个家，她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披星戴月，早出晚归，用她瘦

削的双肩，支撑着一个并不富裕的家，也用她拳拳的爱心为可怜的我没有母亲的我，营造起了一个温馨的港湾。

在我的心中，二嫂若母，老嫂与我虽无血缘，但却给了我温存的母爱。在二嫂心中，我是她的弟弟，也是她的孩子，对我而言，朴实、憨厚、大爱无言的嫂子就如同我的娘亲。

记得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家，到上海打工。那天早上，二嫂早早起来，给我包饺子送行。离开家门时，二嫂千叮万嘱咐，久久目送我走向远方……

后来，婚姻之舟载着我停靠在南疆——云南蒙自的码头。我也就告别了打工生涯，不再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，不再让二嫂为我操心牵挂。离二嫂远了，我想二嫂的日子，就给二嫂打电话，像孩子一样向二嫂诉说着心中多年的委屈和思念，有时聊着聊着，我的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，二嫂总是安慰我，给我打气，给我鼓励。二嫂想我的时候，就叫我的侄子打开视频，叔嫂相逢，有说不完的话语。有一年，我从云南去上海，顺便转回老家看望我的父亲和二嫂，到家里没住几天，我就准备返回云南蒙自。我囊中羞涩，为路费犯愁，二嫂知道后，她把二哥刚寄回家用的五百块钱一分不留地全塞到我的手里。

总想待自己事业有成以后多抽出时间回去看看日新月异年迈的二嫂。哪知去年春天二嫂突然离世。我永远失去了补偿的机会，留下的只有惭愧的泪水，悲痛的遗憾。二嫂对我的好，我永生不会忘记。

馋人的腌咸肉

□ 彭生茂

“莫搭咯！”主妇们流露嗔怒之气。

“都要搭些的。”屠夫叼着烟，油亮的脸面泛着光泽。

这样磨蹭了几个来回，最终还是买肉的人作了让步。熙熙攘攘的集市人声鼎沸。腊月正循着农历的方向有条不紊地铺排开来，撵着乡下人匆忙的步履。

除夕有很多忌讳。这一日不能乱说话。大人既兴奋又忐忑，他们在打扫完房前屋后的卫生之后，剩下的时间便开始炊肉了。炊肉用大柴锅，里面相继放入整个的胡萝卜、对半的白萝卜，以及清早宰杀的大柴鸡。当从坛中取出几刀咸肉一并下锅的时候，这种动作多少带点仪式感。此间的咸肉被盐吸去了多余的水分，显得黯淡而萎靡，然而在放人锅中不久，在清冽的井水的包裹中，它的灵魂似乎重新复活了——开始慢慢变得透亮，展示出肉食所具有的鲜香与润泽。土灶烧的劈柴，多为松木，散发出山野的馨香气息。

中午时分，经过几个小时的煎熬，大锅里的鸡熟了，肉也熟了，满屋飘着香气。孩子们个个垂涎欲滴。这个时候，大人往往要往肉锅里下个年糕充当午餐，毕竟正餐要放在除夕之夜。

年糕由于沾了咸肉汁，显得无比鲜美。孩子们的碗



近日，贵州省桐梓县梵龙山镇开展“新春摄影惠民进万家”基层“党建+”文化活

动，党员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村（社区）为老党员同志免费拍摄“全家福”相片，关爱老党员生活，推进乡风文明建设。

兰琳 姚伟 摄